

周末散文大世界丛书系列

孤独的宝贝

徐联 冯至诚 编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徐联
编

44.61
87

孤独的宝贝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3·成都

(川)新登字007号

责任编辑：胡大权 杨 枫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 名 孤独的宝贝 定价 4.60 元

编 者 徐 联 ISBN7—5411—1024—8/I·947

1993 年 6 月 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mm 1/32 印数 1—15000 册

黑森公司照排部照排 印张 7.25 字数 123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

(01) 新 诗	爸爸画一树多甜
(02) 3. 小	回一了真
(03) 茶 园	衣公忍刻
(04) 为 小 集	张 强 不 出 水 事 姑 姑
(05) 各 家 (国 美)	受 路 向 单

目 录

景 泰 源 刊 第 二 卷

第一辑 亲情相薄

(01) 新 诗	耐 歌 的 日 冬
白头付与我	彭瑞高(3)
“四十”葬父	谭 宜(7)
夏夜奇遇	兰 歌 兰(11)
“防逃门”里的孩子	孙建团(14)
人生如墙	夏 商(17)
桥之歌	张雅歌(20)
女儿有个小小的心愿	陈祖龙(23)
剪落弯弯的岁月	陈建东(26)
我也未能脱俗	万宝志(29)
流泪的节日	吴 叶(31)
悔 悟	宋雅明(34)
父亲是对的	赵 辉(37)
我的过房娘	王 莹(40)
外公的爱	张宝妮(43)

请多喊一声爸爸	钮海津(46)
赢了一回	小 毛(49)
我该怎么办	周 荃(52)
有的故事永远不能说	章以武(55)
单向的爱	[美国]季子(58)

第二辑 忧趣杂录

卷一 忧趣杂录

冬日的烦恼	张 洁(64)
房子情结	李佩芝(67)
受伤的芦苇	苏 叶(71)
七十学烧菜	任溶溶(75)
吃力得要命	徐成森(79)
装门面的音响	王汉芳(82)
烦 恼	秦绿枝(85)
名片记趣	刘心吾(88)
一张请柬	梅 志(94)
餐 巾	贺星寒(97)
穿红羊毛衫的烦恼	张国庆(101)
夏季：“三露”之夜	蓝 鸟(104)
微 笑	薛建康(107)
好一锅羊肉汤	徐建成(110)
京城找饭吃	沈小兰(112)

牵线之余的烦恼..... 吴晓明(116)

拜丈人..... 方英文(119)

第三辑 永远的眷恋

桥头的矮屋..... 杜文和(125)

淀山湖畔的烟凳..... 陈 盖(129)

院 子..... 张立勤(133)

盖 碗..... 徐城北(136)

山村·女儿·童话..... 郭 风(139)

桑树下的欢乐..... 邵桂英(144)

后河清粼粼..... 汪逸芳(147)

我与马车..... 王亦秋(151)

听 书..... 吴翼民(154)

追 雪..... 智 承(159)

漫话怀旧与思家..... 李公明(162)

冬夜的怀念..... 王业群(166)

我亦怀旧..... 邵燕祥(171)

最后的舞蹈..... 王 忠(174)

(011) 郭新美 谢敬的余文崇奉

(011) 毛秉吉 人文耗

第四辑 读人如书

会春韵承 群三友

流浪的云 曹 蓉(180)

含羞草的冤屈 牛 汉(183)

感受万物之灵 王维刚(187)

首席大脑门 杨开亮(190)

并非人人有故事 何百源(193)

在没有你的日子里 刘仁杰(197)

之 君 雷 柯(200)

喜 神 吴翼民(203)

旗 袍 [澳大利亚]丁小琦(206)

我忆念中的罗玉君 吴钟麟(209)

醉 钟 赵翔宇(21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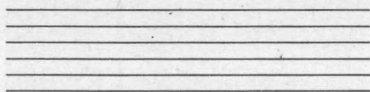
读懂父亲 罗仁敏(217)

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巴金(220)

我的“艺术疗法” 晓亚(22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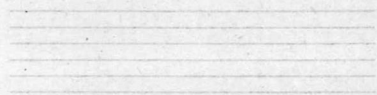
(151) 姜 主 留義的司量

亲情相簿



第一輯

素
削
卧
簪



第一卷

白头付与我

彭瑞高 ●

二舅原来是在电影厂工作的。在奉贤五七干校折腾了几年，回上海没多久，就中风瘫在了床上。

他是个肥胖结实的老汉，一下子瘫在床上，而这张床又放在房间中央，这就像一个大大的梗塞，横在了众人心中。

二舅发病前是个很活泼的人，喜欢说笑话，喜欢美食，特别喜欢吃鲫鱼。他吃鲫鱼时，嘴巴不停地抿动，左嘴角进鱼，右嘴角不停地出鱼刺，像一部小的剔骨机。他的酒量不大，但也不小，这是否就是高血压中风的饮食因素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
一个整天说说笑笑的老汉，一下子瘫在床上，什么都要人服侍，这就苦了我的二舅妈和慰表哥。二舅妈厮

守着老伴，端茶喂饭、擦脸洗脚，头发一天比一天白，身板也一天比一天佝偻，那憔悴相令人不忍目睹。好在慰表哥有点力气，二舅要翻身擦洗，一般都是他来弄。

但有一件事，他们无法解决，这就是二舅的头发问题，二舅以前理发，是很考究的，他十分怀念地跟我讲起从前某店给他剃一次头，曾给他绞过 12 把热水毛巾，还把他的胡子刮得三天摸不到胡子根。他自己有一把德国进口的剃刀，钢水好得不得了。他一直就是用这把德国剃刀刮胡子的。但现在，一瘫在床上。这样的待遇就享受不到了。

二舅妈去店里请过一回师傅给二舅剃头，价钱贵不说，师傅脸色还不好看。这是因为二舅胖，身体沉，头也重，要剃这样一个头，谈何容易。于是我说：“让我来试试看。”二舅妈说：“你剃得来么？”我说：“学生仔的头，都是我剃的。我自己还有剃头刀。”二舅妈说：“好是好，只是烦劳你了。”就这样，二舅的头发归我剃了。

那时，我还在郊县教书。从学校到徐家汇，整整 25 公里。一个来回，就是一百里路。我有时放了学赶去徐家汇，待剃好二舅的头回去，已是满天星斗时分。寒暑交易，春去秋来，每月给二舅剃一次头，那是雷打不动的。

二舅瘫了不会说话，但还能动作。他生命力很强，头发胡子长得很快。一个月的光景，银须白发已长得很

长。他一看到我，就含混地叫我，向我招手，急着要剃头。

我给他剃头是很当心的。一是刀反复试过，免得老人家生痛；二是毛巾围得严实，不让碎发弄到床上，叫二舅妈费神。每次拿起刀伸向二舅的头，我心里都有一种“及锋而试，看老夫手段何如”的气概。但给他老人家一个头剃下来，总要出一身汗。他身体实在太重了。要把头发剃干净，就要帮他翻身；剃后脑时，甚至还要抱他起来。二舅妈一边看，一边总要说：“亏你力气大！亏你力气大！”

二舅对“12把热水面”和“3天摸不到胡子根”的留恋，使我给他剃头刮胡子特别经心。剃完刮好后，我也一把一把给他揩热水毛巾。他的头很油。几把毛巾绞下来，那水就有点稠，看上去有质感。于是二舅妈换水，我再擦。直擦得二舅满面红光，舒服得连声哼哼为止。

给二舅剃头，在全家是件大事，剃好后，我就要问：“惬意么？”二舅就连翘大拇指。我问：“剃好了像什么？”慰表哥就说：“像剥光鸡蛋！”二舅妈则说：“像扞光嫩地梨！”二舅就在床上笑。他还照镜子，那是一面带象牙柄的老式圆镜，反复地照，长久地照。据慰表哥说，二舅这样照，要照好几天。

我于是越发觉得肩上担子的沉重。

二舅瘫痪在床有好几年，我给他剃头也有好几年。

二舅妈和慰表哥看不过，就把那德国进口的剃须刀送给了我。直到后来，我出了书，成了作家，还在给二舅剃头。这样，慰表哥每次就要朝二舅快活地喊：“你知道你的头值多少钱么？作家在当你的私人理发师呐！”

可遗憾的是，二舅最后一次头不是我剃的。

那天慰表哥告诉我噩耗：二舅死了。我第一个念头就是：快拿剃头刀，给二舅去剃最后一次头。

但等我赶到徐家汇，二舅已送到殡仪馆去了。我摸摸包里的剃头刀，沉默无言。

大殓那天，我贴近看了二舅的脸。他头上戴着帽子，看不见那头发剃得好不好；但胡子是没有刮干净，刮得很毛糙。我想：究竟不是自家人剃的。我又泛出一个念头：拿刀来，给二舅的脸刮刮干净，再让他走。但这时，亲亲眷眷密密层层围着，已由不得我了。

二舅走了。那把进口剃须刀还留在我身边，使我常常想起二舅的白发。

“四十”葬父

谭宜 ●

“四十”者人也，原名陈伟泉。初中时，他数学考试得过40分，绰号由此而来。20多年后，“四十”当真40岁了，三口之家的日子过得还好。

不想前年秋天，“四十”的父母突然搬来同住。原因有二：原住处被征用拆迁，暂时无处可去；父亲陈伯的心脏病又犯，身边无人照料。

陈伯已年逾古稀，是旧社会过来的人。他18岁就开始靠踩三轮车谋生，说来也是个苦出身，但却颇有“艳福”：先后娶了两个老婆。前一个是增城老家的童养媳，后一个是他来广州后的“相好”。

两个老婆各给陈伯生下三男两女，“四十”为陈伯第二个老婆董氏所生，行三。“两个老婆五双儿女”，这

一直都是陈伯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他说多子多福，届时退休，每个儿女每月给他5元，也有50元“饮茶钱”了。

数是这么算，然而当陈伯“光荣退休”时，却发现那句老话不管用了，多子未必会多福。增城的5个儿女，因他长期住在广州，很少走动，感情早已淡漠不必说了，就是广州的儿女也各自成家立业，顾不上他们老两口儿。只有“四十”还差强人意，时不时过来看望一下。所以这次搬迁，陈伯没有犹豫就住进了“四十”家里。

“四十”住的是单位宿舍，一房一厅的居室，一家三口住着还勉强凑合，两个老人一来，连孩子做功课的地方也给占用了。这还不算，人年纪大了脾气也大，常常无端生气发火。日子一长，“四十”的妻子便有怨言，私下里唠唠叨叨：“10兄弟姊妹，每人处住上10天，也是百日一次轮回，怎么独挑在我们这里长住？”弄得“四十”好生难办。

不久，时入初冬，陈伯突然感到呼吸困难，很快就昏迷过去，“四十”连忙将他送进医院。这回“四十”妻如得圣旨，电话电报齐发：“父病危，速来！”

照顾服侍陈伯的事，大家商定，10兄妹轮流承担。然而，这协议一开始执行就大打折扣。首先遁形的是增城5兄妹，稍后连广州的众兄妹也屡屡缺席。无奈，“四十”只好以每天20元的价钱，请了一个湖南来的妇人照料父亲。这又弄得“四十”妻直跳脚，姑嫂妯娌间有反

目成仇之虞。

冬至那天，阴雨绵绵，“四十”突然接到医院电话。待他赶到医院时，陈伯已经去世。医生告诉他，陈伯临终前，对值班医生大发脾气，说自己娶了两个老婆，生下 10 个儿女，到头来“走”的时候却是孤身一人……然后就一阵抽搐便咽了气。医生说：“你父亲中气十足，声震屋宇，这样的临终病人实在罕见……”

陈伯的丧事全由“四十”操持，几天下来，筋疲力尽。丧事办完，忽见妻子拿回个骨灰盒。妻说：“叫你的兄弟带回乡下去放，免得骨灰楼的寄存费又是我们付！”“四十”想想也是，乡下屋子大，地方多，这一盒东西放那儿去总是方便点，就连夜修书。谁料信如泥牛入海，气得妻子哇哇直叫，说是要拿这盒东西去参加“植树节”！百般无奈，“四十”只好悄悄地将骨灰盒拿去火葬场骨灰楼寄存，对妻子却谎称大哥过来拿走了。如此妻子才火气略消。

一夜，“四十”发现母亲暗自垂泪，也不由心痛难忍。思前想后，他咬咬牙，暗地里花了 1000 元香火钱，为父亲在光孝寺立了个牌位。他深知母亲迷信，这一牌位定令她重绽笑容。

牌位就立在功德堂里，交割银纸当儿，他听说一个牌位可写两个名字，只须添加 300 元便可。一想，不如把母亲的名字也写上去，先用红纸蒙住，待母亲去世再

行揭去。询问得知此法亦合规矩，就照此办理。

几日之后，“四十”带母亲前去拜祭，母亲见神牌上一块红纸，以为赘物，便伸手撕去。一看，不禁悲从中来：“你……你想阿妈早死啊！呃、呃……子女多又有何用？无一是孝啊……”

唉，“四十”仰望屋脊，已是无话可说了……